

《安娜·卡列宁娜》中的肖像艺术

魏亚菲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长沙 410000

摘要:《安娜·卡列宁娜》同《战争与和平》、《复活》并称为托尔斯泰笔下的三大奇峰,作品惟妙惟肖的肖像描写是人物灵魂精美绝伦的“外衣”,本文旨在深入研究作家笔下的肖像艺术及其同人物形象塑造之间的联系。

关键词:《安娜·卡列宁娜》肖像描写 人物塑造

Portrait art in Anna Karenina

Wei Yafei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00, Hunan Province

Abstract: Anna Karenina, together with war and peace and resurrection, is called the three wonders of Tolstoy's works. The vivid portrait description of the works is the exquisite "coat" of the character's soul. This paper aims to deeply study the portrait art written by the writer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characterization.

Key words: Portrait descrip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Anna Karenina

肖像描写是对人物的外貌描写,其中包括人物的面容、身型、发色及其受社会环境、文化传统、性格影响下所形成的面貌特征。19世纪伟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笔下的人物肖像可媲美最伟大的艺术家笔下的画像。高尔基曾盛赞他的描写艺术为“惊人的浮雕般的描写”^[1](737)。《安娜·卡列宁娜》中的肖像描写俨然已成为一个庞大严密、形式富于变化的艺术体系。它们栩栩如生、极富感染力,这些画卷往往在主人公第一次出场时给出,侧重传达主人公带给他人的印象。它们如浮雕般精致、立体,与作家对主人公内心世界的揭露紧密相连。此外,托尔斯泰巧妙地将主人公的某一项标志性的特征串联起来,随情节发展和人物命运的变化呈现出不同状态。阅读托翁的作品,读者仿佛置身于一座精美的艺术画廊,作品中每一个人物都是一幅精美的画卷。本文以《安娜·卡列宁娜》为研究对象,深入探讨其中的肖像艺术及其与人物形象塑造之间的关系。

一、“印象派”肖像艺术

列夫·托尔斯泰在他1851年7月4日的日记中曾写道:“我觉得要描写人本身是不可能的,但可以描写他给我的印象。”^[2](450)在托尔斯泰的作品中,人物肖像往往在主人公见面的第一次给出,它不似绘画般写实,而是被抽象为主人公带给他人的感觉。托尔斯泰试图用白色来烘托他所喜爱的女性形象身上纯洁、美好的特征。吉

蒂出场时,作家将白霜覆盖的白桦树与祭祀时庄严的外衣联系在一起,为其营造出一种肃穆的、近乎宗教一般的氛围:“园里弯曲的、枝叶纷披的老桦树,所有的树枝都被雪压得往下垂着,看上去好像是穿上崭新的祭祀法衣。”^[3](38)“白色具有多重价值象征,它最主要象征之一是光,而光则代表神性、生命和永恒”^[4]正是在这样一种圣洁的仪式中,吉蒂的画像首次出现在列文面前。在这段肖像描写中,作家采用“视线剥夺”手法,率先映入列文眼中的并不是吉蒂身上某一项具体的、物质性特征,而是一种耀眼的、神圣的、不可亵渎的光芒:“由于她,万物生辉。她是照耀周遭一切的微笑。”^[3](39)在列文心中,吉蒂是这片银白世界的造物者,是给予万物光明的太阳,列文如虔诚的信徒,对于高贵、圣洁的吉蒂,抱有着某种敬畏的心态。他不敢同她近距离交流或接触,生怕亵渎了她:“他像避免望太阳一样避免望着她,但是不望着也还是看见她,正如人看见太阳一样。”^[3](39)

在对吉蒂初次登场的肖像描写中,托尔斯泰没有描绘吉蒂的容貌、服饰、妆造等具像化的外貌特征,而是通过描述特定人物心灵的感受做出一副抽象的画卷。在这里,吉蒂作为一种超出人类的形象出现在列文的眼前。托尔斯泰先让这幅画像的接触者在眩目的光芒下短暂“失明”,用心去感知吉蒂,之后再让他“恢复视力”,为其呈现吉蒂与他人有所区别的、标志性的外貌特

征。“传神的写意画,并不细画须眉,并不写上名字,不过寥寥几笔,而神情毕肖,只要见过被画者的人,一看就知道是谁,夸张了这个人的特长——不论优点或缺点,却更知道是谁。”^[5](382)。鲁迅先生的这段话是这幅画像最合适的注脚。托尔斯泰用大量笔墨渲染吉蒂带给列文的那种强烈的圣洁感。在托尔斯泰的笔下,吉蒂美丽、忠诚、温柔、善良,在冰雪世界中如同一幅熠熠发光的“圣像画”。作家毫不吝啬地赋予了吉蒂一切高尚、美好的词汇。作为安娜的对比人物,吉蒂是一个标准的贤妻良母,这一形象淋漓尽致地表达作家眼中理想妇女形象的同时,也暴露了作家妇女观的弱点。

二、“浮雕式”肖像艺术

与小说《战争与和平》相比,《安娜·卡列宁娜》在历史框架下更加突出社会时代风貌与个体心灵特征之间的紧密联系。因此,作品中的肖像描写也更加深入对人物内心世界进行剖析。托尔斯泰杰出地将人物内心状况与肖像描写相结合。安娜身着黑色天鹅绒礼服参加舞会时的样子几乎令世界读者惊叹不已。女主人公的外在形象与她的内心世界密不可分,揭开服饰、妆容、造型的面纱,安娜精神面貌也清晰地展露在读者眼前。

“安娜并不是穿的淡紫色衣服,如基蒂希望的^[3](106),而是穿着黑色的、敞胸的天鹅绒衣裳,她那看上去好像象牙雕成的胸部和肩膀,和那长着细嫩小手的圆圆的臂膀全露在外面。……在她头上,在她那乌黑的头发——全是她自己的,没有掺一点儿假——中间,有一个小小的三色紫罗兰环,在白色花边之间的黑缎带上也有着同样的花。……在她那美好的、结实的脖颈上围着一串珍珠。”^[3](107)

托尔斯泰赋予安娜的形象以“阿芙洛狄忒”特征。阿芙洛狄忒是希腊神话中爱与美的女神,因不满指定下同火神的婚姻,成为战神的情妇。安娜身上有许多同阿芙洛狄忒相关的神话投影。例如,阿芙洛狄忒“……在旅程中获得力量,使用同样的装扮母题以使自己获得不可抗拒的吸引力。”^[6](88)阿芙洛狄忒的缎带被认为是“爱”与“吸引力”的源泉,安娜头发上与黑缎带上别的三色紫罗兰环象征“爱情相思”。其脖子上佩戴的珍珠使读者联想到在《维纳斯的诞生》一画中,爱与美之神站立在象征着她诞生之源贝叶上,贝叶打开时,女神身上滚落下来的颗颗珍珠。安娜同阿芙洛狄忒的相似之处还在于她那使万物臣服的女性魅力。小说中,弗龙斯基在安娜面前温顺得如一条被欲望制服的狗。作为动物的女主人,“阿芙洛狄忒与动物相联系也在于其生育能力

与动物的性的相互作用。”^[6](92)

安娜的美带有一种强烈的矛盾性,正如吉蒂所见:“她那生气勃勃的、美丽的脸蛋是迷人的,但是在她的迷人之中有些可怕和残酷的东西。”^[3](112)安娜的迷人之处在于,她的身上律动着一股与旁人不同的、奇异的生机之美。作为受西方思潮影响的女性,安娜如刺破黑暗的一道光,她追求爱情、不愿因名誉和社会地位在早已名存实亡的婚姻中苟延残喘,她忠于自己的本心,与以卡列宁为代表的官僚封建社会格格不入。安娜的形象既映射着那个令人不安的年代中新兴意识形态的萌芽,也洋溢着打破传统的不安和焦虑。然而,安娜的美又是“可怕”和“残酷”的,从基督教文化来看,安娜形象的本质是反偶像的。这就是为什么安娜不需要一条淡紫色的裙子,因为只有黑色才能彰显出她的黑暗与邪恶。安娜的美带着危险的信号,与吉蒂的崇高之美截然不同。前者不顾法定婚姻的约束,抛夫弃子、同情人私奔,不顾一切地追求自由和激情,向黑暗中的魔鬼出卖了自己灵魂,而这必然导致灾难。

“浮雕式”的肖像描写给读者一种外貌上确确实实的观感。人物的出身、阶层、职业、经历以及性格特征必然会在她的衣着饰物及一颦一笑中留下痕迹。托尔斯泰对安娜衣着服饰的“精雕细琢”是为了更好传达人物的内在精神,通过主人公的服饰、姿态、妆容传达主人公灵魂深处所隐藏的东西。这种“拨云见日”的手法避免单纯的外貌描写给读者带来的腻烦乏味之感,为读者提供了一条认识主人公内心世界的独特途径。

三、“动态性”肖像艺术

“动态性”肖像艺术将主人公的某一项标志性特征串联在一起,在情节发展的不同阶段给出,从而组合出一个动态、立体的人物形象。托尔斯泰将安娜的眼睛作为提喻,用“火光”表现安娜的眼神,将“心灵之窗”与安娜内心世界中的精神火光联系在一起。这种火焰的出现、变化和消失都与弗龙斯基相关。

初见弗龙斯基,安娜的眼中闪烁着光芒:“仿佛有一种过剩的生命力洋溢在她整个的身心,违反她的意志,时而在她的眼睛的闪光里,时而在她的微笑中显现出来。她故意地竭力隐藏住她眼睛里的光辉,但它却违反她的意志在隐约可辨的微笑里闪烁着。”^[3](83)当安娜决心追逐爱情时,她的眼中出现“不可阻挡的光芒”:“她睁着眼睛,一动不动地躺了很久,她几乎感觉到她可以在黑暗中看见她自己眼睛的光芒。”^[3](200)和弗龙斯基约会时,安娜眼中“燃烧着的火焰”。当她与弗龙斯基的感情出现

裂痕时,安娜曾经光彩动人的眼睛不复往日光芒:“安娜‘眯缝着眼睛(这是她的新习惯,杜丽以前没有见过),凝思起来。”^[3](840)此时安娜遭受生活之变,内心矛盾与迷茫交加。这一眼神变化也预示了后文安娜生命之路的转折。此时,安娜如一尾鱼儿,在死气沉沉的水潭中逐渐丧失活力,深陷痛楚与麻木之中。

安娜的眼神之火象征着她的灵魂之火,爱情的火焰使她获得充沛的能量。然而安娜爱情至上的观念和她对自由的过度追求,使“闪烁着的火苗”逐渐发展成“毁灭性的火焰”,摧毁了主人公自己,最终“哗剥”一声熄灭了。托尔斯泰使用带有燃烧语义的词汇来对女主人公眼神描写进行串联绝非偶然,从闪烁到燃烧再到熄灭。前后贯穿起来,一个曾由于爱情滋润而变得生气勃勃,却由于不堪上流社会的重压变得疲惫不堪、奄奄一息的悲剧形象跃然纸上。通过对其眼神变化的捕捉,我们翻阅着安娜的生命之书:偷偷成为弗龙斯基情妇的安娜,眼神中充盈着紧张和甜蜜;决心同弗龙斯基私奔的安娜,眼中充满着对自由和爱情的渴求;最终深陷泥淖、走投无路的安娜,眼中映射着对世间的厌恶和痛苦……托尔斯泰以提喻的方式描绘了安娜的外在形象及其内心世界的变化。这双被画笔反复描绘着的、富有神韵的双眼,不仅将安娜不同阶段的人生境遇及其精神的变化组合在一起,还使主人公不同阶段的感受、思想及状态与情节的发展紧密结合。富于变化的“动态性肖像描写”使整个人物形象的成长变化都更加有迹可循、丰满生动。

四、总结

在《艺术史练习曲》中,М.В.阿尔帕托夫指出:

“……俄罗斯的肖像画对人的本质进行了探究,其中包括着伟大的俄罗斯作家广泛关注的人物道德标准”^[7](135)。这句话同样适合评价托尔斯泰笔下人物的肖像描写。作为将文学与绘画完美融为一体的作品,《安娜·卡列宁娜》具有极高的艺术审美价值。通过对作品的分析,我们研究出其中几项典型的肖像描写方式,这些技巧相互配合,相辅相成地服务于人物形象及情节发展。文中的肖像描写细致地描摹出主人公的外貌,深入地揭示出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并随着情节发展表现出主人公的灵魂、感受、思想的动态变化。《安娜·卡列宁娜》中的肖像艺术不仅对世界文学产生深刻的影响,对许多其他艺术形式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参考文献:

- [1].李建军著,重估苏俄文学下,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2018.10,第737页
- [2].伍虫莆,西方文论选下,译文出版社,1988.05,第450页
- [3].[俄]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宁娜》,周扬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03
- [4].Миронова Л.Н. Цветоведение. Минск, 1984. 286 с. <http://mikhailkevich.narod.ru/>
- [5].鲁迅:《五论“文人相轻”——明术》(1935年),《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本,第382页
- [6].史忠义,户思社,叶舒宪,刘越莲主编,比较神话学与文明探源诗学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12.08,第88页
- [7].Алпатов М.В. Этюды по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искусства. Т. 2. М.: «Искусство», 1967.